

- ② "Amin Appeal to Cuba and Russia," *The Times* (March 4, 1976) p. 6.
- ③ *The Times* (March 5, 1976) p. 1.
- ④ *Time* (March 15, 1976) p. 17.
- ⑤ "Mr. Challengahan Warns Rhodesia that Time is Running Short," *The Times* (March 3, 1976) p. 6.
- ⑥ *Time* (March 15, 1976) p. 17.
- ⑦ David Spainer, "Britain to Help Pay for Mozambique Action," *The Times* (March 4, 1976) p. 6.
- ⑧ "Mozambique's Border Colosseum Will Cost \$20M Aid in First Year," *The Times* (March 5, 1976), p. 1.
- ⑨ *The Times* (March 4, 1976), p. 1.
- ⑩ 中國時報 (民六十五年三月十九日)
- ⑪ *Newsweek* (March 15, 1976) p. 23.
- ⑫ "U. S. Undecided on Policy Response," *The Times* (March 4, 1976), p. 6.
- ⑬ *The Times* (March 5, 1976) p. 8.
- ⑭ *Newsweek* (March 15, 1976) p. 22.
- ⑮ *Africa Research Bulletin* (March 15, 1976) Vol. 13, No. 2, p. 3941.
- ⑯ "Rhodesia: It's going to be Bad," *Newsweek* (March 22, 1976) pp. 33-4.
- ⑰ 參閱中國時報 (六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)

權力均勢能保持世界和平嗎？

張震

一 國際局勢的發展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局勢的發展，由五強而三強，而兩強，終至於造成美俄權力的對抗。這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赤化以後更漸明顯。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大西洋公約訂立，後來美紐澳聯防條約、東南亞公約以及巴格達公約的締結，這些都是西方為對抗蘇俄或毛共的區域性防衛組織。東歐附庸國的華沙公約組織，是在莫斯科的指使下產生的。到了這一階段美蘇雙方的權力對抗進入了集體的權力對峙。

二次戰後世界上的權力抗衡，其範圍之廣泛，是從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後所未有的。不僅涉及歐、美、亞、非、澳五大洲，而且進入南極洲。幾

乎牽涉到每個國家。縱使自命為中立主義的國家，又何嘗不在扮演着一個特殊的角色？最狡猾的如狄托，次焉者如尼赫魯、納瑟之流，都曾企圖在那種局勢之下，發生法碼作用。但實際上他們亦捲入集體權力對抗之中。在這種情形下出現的和平局面，不過是權力關係達到暫時穩定狀態而已。因為任何一種新權力因素的加入，均足以影響這種「小康局面」。除非雙方相互尋求與發揮各自的平衡力量，否則戰爭將隨之而來。但顯然的，平衡力量的法碼作用，決不是來自僅以人口與土地為號召的脆弱國家，而係決定於對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等具有實際力量的國家。

因為傳統的集體安全制度，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，使各強權間維持均衡局勢，所以僅有雙邊和多邊的條約訂立。但這種聯合並沒有將政治、經濟和

軍事技術作統籌性的調和與交換，造成整體的行動力量。可是今天的區域性防衛組織，則必須具有這種特性。當前的國際局勢是民主自由與共產極權的全球性衝突，這種對抗可能長期化，而任何權力均勢的企圖，都不能解決基本的衝突，祇是暫時性的和緩而已。

二 歷史證明了「均勢」無補於和平

試一讀近代歐洲史，均勢與戰爭互為因果，權力均勢不足以保持永久和平，今後是否能打破歷史前例發展，現在仍難以斷言。一八七八年奧國要求併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兩州，以與俄國的巴爾幹勢力，取得均勢。後來奧匈帝國終於獲得該兩州，第一次歐戰即種因於此。猜疑與逞強是破壞均勢的致命傷，是戰爭的火種，也是人類心理上的弱點。集團與集團間針鋒相對，最後不使用武力，在過去是沒有的。凡爾賽和約後，德國不滿現狀而又無力改變這種情勢，乃向法國建議，與比利時三國保證互不侵犯，訂立在羅加諾公約的條文中。同時英國亦贊同德國西境的相安無事。這是各國利益的暫時「協調」。一九三六年希特勒撕毀條約，公然進兵萊因非武裝區，為第二次大戰伏下導火線。這種「均勢」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五年，祇有十年功夫，再過四年納粹便進攻波蘭，掀起了大戰。

為何破壞均勢的國家，未受到懲處和打擊？固然條約上沒有制裁的規定，而締約國的猜疑消極心理則是主要原因。奧國藉口「抵償」政策，取得波、黑兩州，以與俄國分庭抗禮，實在是造成巴爾幹民族紛的複雜化。一九三六年希特勒進兵萊因區，英國不僅無動於衷，且與德國訂立一百比三十五的海軍協定，無異助長希魔的侵略氣燄，如何可能保持均勢？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訂立之「九國公約」，目的在維持遠東均勢，但「一九一八」事變發生後，美國要求英國共同制止日本侵略，英國非但畏縮不前，對遠東危機熟視無睹，而且高唱「英日協調」之說。所謂均勢云云，不啻是徒托空言。過去英國的傳統外交政策，不論是對歐陸，對遠東，一貫使用「分而治之」的手段，使能左右世界政治，用以維護本身的安全。這種「均勢和平」的結果，先之受德日意軸心國的全面破壞，繼之有蘇俄帝國主義崛起於東方，而其均勢外交的後果，幾乎招致大英帝國的傾覆。

「均勢」的背後，既有互相猜疑的弱點，所以不可能各抱客觀態度，而權力均勢能保持世界和平嗎？

是各有成見的。此外，還有一種重大的致命傷，就是「密約」的締結，更加深國際勾心鬥角的錯雜關係。尤其是秘密外交雖能獲致暫時的均勢，終難免導致戰爭的發生。在十九世紀，作為世界政治中心的歐洲，有許多密約結盟的關係為支持歐洲的均勢。如一八一五年英、奧、普、俄的四國同盟，以防範法國的攻擊。又如一八八二年德、奧、意的三國盟約，以對抗俄國和法國。其次如後來一八九二年的法俄協約，一九〇四年的英法協約，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約等，均以密約的方式保持國際平衡，防止德國的強大。國際間充滿了猜疑嫉忌的氣氛，終於由一九一四年的暗殺事件，從塞、奧牽連俄、奧，從俄、奧又牽連到德、法與英、意，而擴大成為規模空前的世界大戰。

國際聯盟的成立，在於倡導外交公開，放棄秘密結盟，但因凡爾賽和約被破壞，國聯威信漸失，「密約」的舊病復發，而有法德的對峙，英意的爭執，隨後形成德意軸心，對抗英法集團。結果波蘭被侵略，二次大戰乃告爆發。最黑暗的一幕，是慕尼黑秘密協定，捷克割讓蘇台德區與德國。接着張伯倫與希特勒共同發表英德關係宣言，法德亦公布友好宣言。二次大戰帶給人類的教訓實在不夠，乃有號召四大自由的美國羅斯福總統，竟與史達林簽訂雅爾達密約，讓俄國在遠東獲得巨大的權益。一九四七年波茨坦協定，又讓蘇俄在德國和東歐樹立鐵幕。五國外長會議，中國遭受排斥，由四國實際支配一切。戰後蘇俄與美國平分世界權力，進而奪取世界霸權。西方安撫蘇俄，希圖以均勢維持和平，以強國協議代替全體會議。但結果並不能改變蘇俄征服世界的基本目標，西方國家和整個自由世界的危機，反而愈加深重。美國曾用區域防衛組織的權力集團，約束俄國權力的擴大，用環球基地圍堵蘇俄的向外發展，但其效果并不彰著。

三 俄共怎樣爭取權力優勢

莫斯科運用兩種主要手段，來打擊美國的世界權力。其一是主張大國會議，以秘密方式維持均衡，對重大糾紛祇要美俄同意，即決定解決方案，英德尚居次要。這種方式不僅是分贓的，令俄國獲得利益，並足以破壞西方及自由世界的團結，且使聯合國地位降低。但美國政府會極力反對秘密外交，反對權力分贓。其二是蘇俄對中立主義集團和對殖民地獨立運動的運用，企圖掌握此種權力集團，壓倒美國的權力優勢，至少在短期內，俄共勢力能滲

透或瓦解中立集團，加深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不利影響。近來殖民地獨立運動的反西方，顯示其必須傾向於蘇俄。因為蘇俄不僅實行政治滲透，且供應軍火武器，支持中立國家轉向左傾，並擴大殖民地獨立運動的戰爭，削弱西方陣營的內部。

蘇俄這種挑戰，也使得聯合國的許多國家，對美國產生敵性作用，從而它們違犯了聯合國憲章的主旨。蘇俄共產主義無止境的權力擴張，是對世界革命目標絲毫不變。目前自由世界的區域防衛組織未受蘇俄和毛共徹底破壞，主因在於自由世界的民主勢力沒有受到嚴重的削弱。

過去若干年間，美國與聯合國合作，對經濟未開發的國家所實行的經濟與技術援助，和對聯合國經濟發展特別基金的建議，是維繫中立國家和民族獨立運動地區安定的主要因素。這些國家和地區事實上迫切需要這類的援助。使它們與一般自由國家大致具有相同的願望，為維繫它們之間友誼的基礎。但蘇俄會一直反對美國這種經濟合作和發展計劃，認為這種行動將造成美帝主義掌握世界經濟，是西方世界圖謀霸權的工具。到最近幾年，蘇俄態度漸趨緩和，並表示某種程度的合作，意在免於引起中立集團及獨立運動地區人民的反感，而不得不隨風轉舵。因為美國的這種經濟計劃，是為啓發自由民主國家的潛力。這種潛力的發揮，足以粉碎任何共黨——無論俄共或毛共的顛覆陰謀。

自一九五七年，赫魯雪夫開始發動對中東的經濟攻勢，俄式「經援」顯然是以擴大權力為目的。蘇俄對亞非集團的爭取，成為冷戰的中心，顯示了亞非地區是美俄或是極權與民主兩大陣營間，權力競爭的重要對象。但是這些地區所具有的力量，也迫使美俄相互間作了某種暫時性的妥協。

四 權力均勢演變之可慮

核子武器和國際飛彈的出現，使戰爭的毀滅性固然不可想像，而人造衛星及太空發展的競賽，又給人類帶來了新的威脅。過去人們希求開發月球，以獲得新的生存空間和幸福，現在美俄登陸月球的想，乃是如何控制地球發射飛彈問題。證明權力競爭的圈子，越來越大；決賽的武器和戰略，也時刻在變動中。而所謂「禁止核子爆炸」和大規模的核子武器試驗，在宣傳上

、冷戰上都具有勢均力敵的力量，發生旗鼓相當的效果。一切真實的事物和虛偽的事物，在權力競爭中也都可能轉變權力因素。這大概就是核子時代和未太空時代，權力鬥爭觀念的另一特徵。

暫時的權力均勢，既然無法阻止共產主義的世界目標，也就無法解除世界權力的競爭問題，又如何能夠保持永久的和平呢？在這種情形下，依據聯合國憲章所建立的區域安全組織，而推行的集體安全制度，其效力也非常薄弱。因為這種組織本身的鬆懈、效率的低落、行動的緩慢、不足以對抗蘇俄無孔不入的權力擴張。除非自由世界人們甘願投降，否則這種反共鬥爭的方式，不僅不能維護和平，而且將遭受挫敗。因為在集體安全原則下的區域防衛組織，過於強調領土安全，而對於宣傳戰、心理戰使用於外交和經濟方面的效果如何，又太忽視。遂導致有形的權力觀念又重於無形的權力觀念。祇著重軍事準備的緊急性，而忽略了政治經濟方面的弱點。但是在這些方面，蘇俄却能全面顧到，全面推進。蘇俄在宣傳、心理、情報上的詭詐技術，無形中滲透到自由世界的各種組織中，發生內在的破壞、分化與控制作用。這種對自由世界權力的逐漸腐蝕，最後造成共產權力的膨脹，就是俄共利用「和平共存」的偽裝，推行其世界革命的基本戰略。也就是說，集體安全制度僅能抵抗蘇俄軍事性的威脅，而關於對抗政治、經濟、心理各方面的威脅，還看不出有何的功效。

蘇俄正設法降低聯合國組織的聲威。它藉口攻擊民主國家的防衛組織，造成一種緊急情勢，再進而要求召集巨頭會議，或高階層會議等，更提出布里茲涅夫訪問美國的計劃，以逐步削弱美國的地位，分散民主國家的團結力量。這種策略的本身，就是企圖打破目前的權力均勢，分化自由世界集體的權力因素，然後再與美國作個別的軍事決鬥。這完全合乎唯物辯證法「分裂敵人，爭取中間，擴大自己」的謀略的運用。

總之，美國以及整個自由世界，必須澈底覺悟，縱然蘇俄擁有大量氫彈和洲際飛彈，但它不會輕易發動戰爭，因為目前它還不能够在突擊之下打敗美國。蘇俄今後最兇狠的是拿洲際飛彈和人造衛星做冷戰的工具，用於外交和內政方面，在宣傳、心戰、統戰的策略上，發生無孔不入的打擊力量，以求逐漸轉變世界均勢和自由世界的集體權力。一旦共產世界的權力優勢出現，則會由均勢演變為戰爭。